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七二

綫裝書局

息耒藁序

上海圖書館藏



洪武甲寅之冬會稽唐丹崖卒于濠明年春其子
之淳將累骨歸附先公墓左持所著文集來請曰
先君不幸歿於謫所不肖孤遠違二千里外不得
跪床下受遺訓獨手澤尚存固敢逸墜先君留濠
凡十有六月若詩若文率為好事者持去其筆于
藁者十才二三應訪於交遊間得輒錄于藁共若
干首先君於先生辱知最厚幸為文序其端庶以
圖於不朽也予執其藁而泣曰吾忍叙吾友之
文耶且丹崖之文不待吾序而傳然重之傳請不

敢辭予憶與丹崖會對締文字悉庭俱少壯可
喜時之淳方十餘歲侍父側聽議論玉雪楚楚真
唐家千里駒也予固期其有立矣時丹崖方以舉
子業戰勝鄉闈有聲薦紳間一朝慨然曰士君子
功業不著于時則為文章以見志聲律記誦之學
求合於主司不足以傳後乃肆為古文本之於經
輔以史漢而博之以諸子百氏所有既富申紙下
筆如水湧山出一揮輒數百十字然後削冗長為
精切變熟腐為奇偉尖新纖麗無有也梗戟艱澁
無有也而文之能事畢矣先是近臣薦為應奉翰

林文字時臨川危公金華臬公皆當世名能文者
少所許可獨於丹崖則亟稱重焉然其在

朝之文固足以黼黻

皇猷潤色

鴻業而或俯徇時宜復有不能究其才者及譎耕
于濠乃能弄文墨自慰以忘其憂放言高論馳騁
上下感事觸物一見乎辭如風檣陣馬快意適情
冒風濤歷坡坂極其所詣而卒趣於安流坦道而
後已平日所得於心而不能自己者皆於是而發
焉昔柳儀曹之於永蘓內翰之於黃皆屏居遐陬

宜其鬱抑無聊不暇攻爲文詞而其後天下傳誦其美者乃多於謫斥憂患之日而不在乎榮盛逸樂之時也丹崖之來受田二十畝歲比不登無所_以食每爲文以應人之求得其文者往往餉遺以資其匱因自歎曰吾土田之未有息而紙田之未不可息也口誦心惟日不釋手卒以文名于時嗚呼天將昌其文而乃困其身耶而又不假以年使得終遂其志何耶丹崖已矣欲求其志者不於其文而奚適乎故之淳於片言隻辭必綴緝寶藏而不敢遺也之淳能世其家丹崖爲不死矣是爲序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二月既望吳郡申屠衡謹序
時留鍾離之瞿相山也



丹崖集卷之一

上海圖書館藏

會稽唐肅虔敬著

賦

雲臺賦

陳立炎

叙曰永平三年上恩中興功臣詔圖畫高密侯禹以
下二十八人于南宮雲臺又詔王常等四人亦與列
焉蓋彰先帝興復之大業報諸將佐命之茂勲也臣
備職文臣獲目盛典敢敷揚國家之休美作賦以頌
其詞曰

惟我大漢之中興也世祖光武受命南陽天祐聖皇

篤生俊良偉四士之協運紛列宿之揚光風驅九縣
電掃八荒噓炎精於既泯綴皇綱於已仁信乾坤之
再造耿日月之重光於是超河跨嶽定都東洛闢百
王之荒屯紹天地之創作念鄴侯示威之語法高皇
貽後之畧禁禦既森館榭斯拓紛輪輿之相連壯京
畿之弘廓寔有雲臺峙於南宮層構百思飛甍九重
干雲霄而聳起據厚地而莫窮岌業崛岉削劣穹窿
遠而望之若巨鼇之戴峰燁煜翕絕璀璨曠曠近而
察之若大鵬之運風尔迺厯華表周禁掖排金鋪陟
丹級躡天路以上征駕颯岡而止息忽儻聞以神驚

俄眩耀以精惑其壯麗則雄梁駕空飛宇成虹
疏泊越以龍垂藻井纚綴而霞融阿閣結搏桑之暎旋
室包廣漠之風文櫨落白間玲瓏流景周章晃光
內冲其高峻則造閭闔陵紫微接文昌之上宮連庫
樓之下闔帝居度景華蓋垂輝流河漢於庶隅宿星
辰於戶扉祥雲覆其端瑞靄散其隅溢氛埃於下土
衆寥泝而無依斯嘉名之攸錫表宗重之莫齊邁通
天之舊制陋耽瞻之故儀蓋將時觀遊以安玉體節
勞佚而恬聖思非窮奢而極侈寔經久之良規迨夫
原陵既成聖皇踐位懷先業之有在慮洪勛之罔示

既尊饗乎嚴考優慨思乎群父或攀龍以既選或食
土而猶貴皆戮力王室翊佐宗社助成大業功高節
偉雖旂常著名尚乎古典鼎彝勒辭見乎往史慮旌
報之未數期昭著於無已追惟西都孝宣之世圖謀
麟之傑閣報股肱之休美不於焉而取法亦奚訓乎
後嗣於是勅有司集繪工即斯臺之雄壯寫丹青之
肖容乃曰鄧禹勤勞維汝首建大謀協戎丕緒嘉厥
績之孔懋冠群賢而莫伍維漢與光全師歸土維霸
與俊摧莽之旅恂守河內運餉有度鐔討盧奴尅期
而取好時還定於齊涿陽夏安集於三輔恭遽奏屬

門之捷全椒復江淮之宇岑彭破述接船西下祭遵
邳彤之贊計朱佑蓋延之効死曰萬曰景曰劉曰李
河北邯鄲咸有可紀先登深入有若賈詡陷陣褰旗
寔爲宮武至若王常率衆以來輔李通効力以佐兵
竇融之慕義保民卓茂之治邑有聲是非一時之令
器蓋世之庸勛雲以龍興風以虎從或周召之象德
或方虎之齊功躋吾君於湯武之聖軼期世於高宣
之隆宜乎表著乎姓氏貌寫其英風煥弁冕以相輝
赫劔佩之青葱進四臣以就列溥恩寵之大同隱焉
援而不與表宅心之至公將俾聖子神孫紹圖繼曆

知祖業之艱難思守保之靡忒司干成者亮選手多才處廟堂者允擇夫有德扶扶五朝濟濟列職亦復慕効而希思想像而作式信聖皇之制作寔萬世之準極豈徒侈夫衮繡之文章棟宇之赫奕忘垂訓之大義擅一時之華飾哉亂曰

赤符應期白水龍飛興皇基兮列宿降靈揚光輝精翊聖明兮惟聖繼聖重熙累盛思佐命兮煌煌曾宮丹青厥容表勛崇兮翼翼中興天開日月慶君臣兮匪君弗食匪臣弗入訓後世子猗我帝室千禩萬曆與天則兮

底柱賦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適洛納而
復北折焉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
遏至是而齟齬之乃分焉四流貫于三門之下然後
力殺而行緩故酈氏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疏
鑿也昔蘇子瞻賦灋瀕堆以爲蜀江會百水而至于
夔瀾瀾漫漶瀚橫放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異其什一
苟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予謂底柱之功亦
有類於灋瀾者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
險阨兮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厯華陰而徑趨兮
乃折流而東下勢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
銳鏖戰於平野何底柱之崔巍萃律兮獨微立乎中
流嚴一夫之當關兮強兵悍卒睥睨退縮不敢運其
戈矛惟崇密伯子之敷土兮導澤洞而平之鑿茲山以
䟽洩兮剖三門之欽巖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不騁
兮分流折派間度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逐東
極于大邳苟非是以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
威予嘗駕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

過黃老之神祠兮遡蝦石之決瀆睇連天之脩楹兮
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汨汨包其下兮顯神功於俯仰
使昔懷襄之莫救兮匯四海為一區上巢下窟之赤
子兮殆皆戰以為魚覓斯險而慨嘆兮雖天造而地
設微玄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夫萬世之烈彼蜀江之
灩澦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儋叟兮信物理安
危之所從噫吁嚱世道降兮風移而俗媮頽波汗漫
兮忌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怒豈無吾人之
底柱兮障百川之橫流

日觀賦